

文
库

八月的乡村

萧 军



XIAOJUN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萧
军

亂
八月的乡村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01011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月的乡村 / 萧军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1
(现代文库)
ISBN 978-7-5399-3322-1

I. 八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2904 号

书 名 八月的乡村
著 者 萧 军
责任编辑 江山华
责任校对 郑 毅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字 数 210 千
印 张 8.75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322-1
定 价 18.0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八月的乡村

一 流	3
二 这些全是什么人?	14
三 第三支枪	23
四 夜袭	36
五 疯狂的海涛	56
六 这样一个女人	74
七 毙了他们必要吗?	95
八 为死者祭!	108
九 暂时分开吧	112
十 厚嘴唇说话了	129
十一 一条固执的蛇	145
十二 集场子	151
十三 招展的红旗	155
十四 “就是这样,——准备明天的罢!”	159

羊

职业	167
樱花	187
货船	202
初秋的风	217
军中	230
羊	249

八月的乡村

一 流

在茂草间，在有水声流动的近边，人可以听到蛙，虫子……诸多种的声音，起着无目的交组，和谐地随伴着黄昏，随伴着夜，广茫地爬行。

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们，掠过人们的顶空，掠过白桦林的高梢，飞向天的一边去。——那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，田野的尽处是一带绵绵无尽的远山。太阳就是由那一面山脊的部分滚落下去的。老鸦叫出的声音，常常是不响亮，低哑，充饱着悠沉和倦怠。

桦木林是丛密的，从这一面不容易透视出那一面。中间杂生着非常茂盛的狭叶草和野蒿，这是很调皮的小东西，沿路生着的，时常会绊住行人的脚。其间野藤的牙齿，更很容易将你的脚踝绞出了血。

这里的蚊虫，唱着集合的曲子——枪声在这个时候也渐渐哑下去；人们的脚步也开始松弛，不经意会踏翻一块石头，使它落到小溪里面去。

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，谁也不交谈一句话。任凭蛙、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。

小溪不大纡曲，伸长在谷底下，靠近路的右边，那是和这条小路并列，常常维系着友谊的关系。每行一步人可以听到它在唱。至于蛙们呢？因了人们的经过，暂时会跳进水里去，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丛草里面，随后它们会自由地再爬出来。

为着便利任是某个时间全可射击，全可以和追赶自己的敌人们开火，所以步枪并不拘泥，任便每人取着合适的准备姿势。

每人的子弹袋全变得空虚了！病蛇般的软垂在人们的肋下，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动荡。

就如才想起什么重大的事情，小红脸摸出了小烟袋，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来的地方，他想着：

“这是不行的呢，还不是吃烟的时候啦！”

他的小烟袋已经是一个整天没在他的嘴里出现过了。平时小烟袋很少离开他的嘴。当他的烟袋咬在嘴上的时候，他快活、闲暇……一副充血的脸色，喝过烧酒般，红红地；瞳仁近乎黄金色，眼脸有些浮肿，他还生着不甚浓密的胡须……

他一只手并不舍开，还在摩挲着烟口袋，同时开始在思想：为什么还不该停下歇歇，让他吃一袋烟呢？枪声不已经没有了么？——他侧开头，避开前面别人脑袋的障碍，瞄一瞄走在更前边的领队。——那人还是不松懈，没有思虑的样子走在前面——小红脸近乎失望了！他想还是不如做农民时候自由多了！他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吃一袋烟。就是在手里提着犁杖柄手，也是一样哪，也可以使小烟袋很安全地咬在嘴里呢！那样的日子不会有了，不会再有一个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给他过了！他遥遥看着那边的田野在叹息，小烟袋又凄默地捏在手里，抵近嘴巴边：

“我们该歇一歇了吧？”小红脸不大的声音提议着。

“小红脸同志说的对——我们全该赞成他。”

这是谁的声音呢？人们没有工夫去察看。他们只是哄笑这咬字眼的，和不常说、不常听的话。什么“同志”，什么“赞成”……他们觉到谁能说出这样几个字眼，那真是太进步的家伙！

全是疲乏的。全赞成小红脸的主张。但是人们的脚步谁也没能第一个就停下来。小红脸的烟袋还是如先前一样，空空的捏在自己的手里。这是说，还没听到领队发停止的命令。

这样又是一段路过去了。横在面前的是一礅广平的大石头。在队前头一只手臂向着天空举起来，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，接着有很平静的“停止”两个字的声音，使每个人全听得很清楚：

“弟兄们，我们就在这块石头上歇一歇吧。不过这里也不是安全地方呢！歇不多少工夫的，知道吗？我到对面那个小山上去担任警戒，你们可以替换着到底下小河里去喝点水；洗洗脸，吃点干粮……无论怎样，明天一早晨，我们也必得赶到王家堡子——每人应该担心点自己的枪，不要平放在地上，或是碰到石头……”

领队的话并不被谁怎样注意着，不如平日那样吸引着人们。人们的心中只是占据着那清凉的水流，袋里的干粮；小红脸呢——只是他手中的小烟袋。谁也不注意萧明说完了话，怎样自己提了步枪，走下谷底，跨过小河，努力地弓下身子爬向对面的小山上去……

在小山的上面，可以超视过桦木林，看到那一带远山——人家的房屋不常见，尽是一些不规则的树林。太阳已经完全沉没了；在群山的后面，有着很浓黑的晚云开始浮动……

他默然地数着，日间他们和敌人接过仗的每个山头。隐约还可以看见那个独立而不甚高大，有些像乳头形的山峰——在那里被击死了两个弟兄，眼见着被敌人割了脑袋！

“这又是牺牲了两个弟兄！”

萧明的眼睛有点朦胧——悲伤和疲乏攻打着他。从这一面石头上，他看出那是刘大个子，腿拉长地睡着了。别的几个人，蹲伏着身子，有的像青蛙一般饮着水，浇着头发，小红脸吸烟时候的火光，很急速地在闪动。

蛙声更是显得响亮了。晚云发展得非常迅速，不到多大工夫，已经快占满了半个天。

落雨在人们是平常的事，就如饥饿一样。

“伙计们，就在这石头上过一夜吧！他娘的，实在够受了——

今晚还得向王家堡子赶？”

刘大个子手交搭在肚子上，闭起绝望的眼睛，接着说：

“我算没气力再赶下去了。赶到王家堡子不保准就能遇上？”

一任刘大个子自语着，谁也不去理他。

由烟袋一闪动一闪动的光亮里面，可以看到小红脸的脸比起日间更红了。胡子稀疏，半闭了一只眼睛。

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。什么时候他再可以自在地咬着小烟袋去耕地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来的？那个神秘的日子到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将欺负过他的人们，和硬占了他的田地的日本人，杀得一个不剩？他的老婆可以不再挨饿了吗？孩子们呢，可以同有钱的孩子们一样，到学堂里去念书，不再到铁道附近去拾煤渣……

这些可怜的题目，一直在小红脸的心里埋藏着。他有多少次要去看看萧明，可是当那青年人的眼睛一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如蒙了解答样，在那双闪亮的眼睛里，似乎永久埋着这样一句话：

“这是一定的。”

这次赶到王家堡子，他想：那是可以遇到萧明一向所说的本部队吗？那是可以会合在一起去打日本兵。什么时候日本兵可以打完呢？——他有些为这不可知的日期忧伤了！他想到他的老婆——一个良善而又能干的女人！他们从不吵架！孩子们也是他所喜欢的！他甚至想到他养大起来的一只狗。这样想着，烟袋闪动得全有些忧伤了！但是想到他那被强占去的田地，硬逼着给拆掉了的家屋……烟袋火的闪光，又开始连续地在扩大——头是侧斜的，两臂始终是抱着那膝盖。

刘大个子只是拉长了腿，再什么也不说了，一动也不动地闭起了眼睛，也不关心天空的云，也不关心什么虫子、蛙……的喧扰，也侵扰不了他。起始他幻想：如果马上吃一顿无论什么样的饱饭，而

后就睡在这石头上，就是追袭他们的敌人真的到了，捉住他去枪毙！他全不在乎。他不甘心离开这石头。

“弟兄们起来罢，我们马上走吧！天是不可靠，怕是要下雨……”

在对面小山上守望的萧明回来了。他拍着刘大个子的腿；和他身旁的小梁兴。

刘大个子还是继续响着鼻子——夜云刻刻在天空起着层积。

“起来——我们马上就走——”

“再歇一会不好吗？——萧同志！”刘大个子沙哑着嗓子，这说话是近乎玩笑样的哀求。

萧明沉默着，他坐在大石头近边一块小石头上，整理自己的鞋子——头埋在黄昏里，野蒿在身边摇颤。

别人也全沉默地整备着自己的事。一切全停当。刘大个子还是继续地睡在石头上，鼾声更显得响亮了，这是假作的，谁全知道。

“这条癞皮狗，你不起来……我们丢下你……叫敌人捡你的‘蛋’！”

在模糊中人们听出来，是李三弟在说话——平时他常和刘大个子开玩笑。

小梁兴去扭大个子的耳朵。

“大个子不要再撒赖……”萧明的声音近乎酸楚了，“我们谁也不是谁的长官，你一定知道我们不会枪毙你。对的，我们是弟兄，同志。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！你应该想想在白天……徐同志和高同志……被割去脑袋的情景！一定要忍耐，什么困苦全应该忍耐过去！为了那死去的弟兄们……”

在日间一幅活现的，人与人之间残杀的画图，又重现在每人的记忆里，使每人全刺痛。

“检查检查自己子弹的数目——”

萧明挺直了身子，走近大个子躺的地方，用拳头抵着他的腿说：

“我们九个人里，死了两个强壮的了！现在只有你，还比我们结实！你知道，梁兴他比你年轻十几岁；崔大哥呢……要大过你二十岁啊！——起来，检查子弹——”

刘大个子的饥饿忘了！疲乏忘了！他跳起来。

“每人还有多少粒？全放在这石头上——”萧明命令着。

“四十五——十五——十七——九——二十五——十三……”

只有孩子梁兴的数目太少了。他喜欢乱放枪，这时很不过意地拿出自己的子弹，也放在石头上。他猜想萧明也许会说些什么。

“小伙计，你就剩这三颗玩意吗？”萧明的眼睛计算摆在石头上的子弹，计算该怎样分配才能平均，才能没有一粒剩余。同时，和平着声音，向孩子说：

“记住！小伙计，不要乱放枪。我们的子弹应该每粒全有用——四十五加十五，十七……九——一粒要顶我们敌人一百粒用！——九……二十五……——现在我们均分吧！一共是一百二十七粒，用七除，每人应该得十八粒。还多了一粒随便谁拿了去。”

“……这粒子弹你们全不肯拿，就放在我这里——弟兄们，要当心，现在我们的子弹太少了！马上……再和敌人开一次火，一定要吃亏！必得要赶到王家堡子——在明天一早晨。”

……

开始前进——

又开始沿着这无边际的桦林，探索着无边际的夜，踏着蛙的声音和虫子们的声音。

一向在脚下，在后面，啾唧地如一条会唱歌的蛇跟踪着人们的小河，现在渐来渐远了！它向路的右边爬过去。

饥饿、疲乏，燃烧着每个人！死亡随时可以发生：那闪着光的不甚遥远的敌人的袭击暂时算落在了后面了。

夏天的云贼一样的快！所有天的空隙处，已经再看不到一颗眨眼睛的星。老年的崔长胜诅咒着说：

“眼睛太不济事了啊！老年的东西，真是什么也要不得的啦！”

人是铅一般的沉默！小红脸走在他的前边；梁兴走在他的身后。老年人常常要被路上的石头开玩笑！人们只有梁兴比谁都更关心他：

“当心点脚底下的石头，不要尽说话啦！我的爷爷！”

“喂！年轻的小兄弟，你为什么开玩笑，叫我爷爷呢？不要这样轻视我！我们是同志呀！你们全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！你们能够眼看着把那些日本兵赶跑，你们一定会挺到享‘新世界’的福啦！我呢？一生也就是这样的啦！什么苦楚我全吃过……！”

“崔大哥不要尽说话！总要小心跌倒了。”小红脸亲切地说。

“不是这样说，你们都是年轻、强壮的小伙子！我呢！只要一看到萧同志说过的‘新世界’，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好？只要看到，只要看一眼……我就甘心啦！反正老的东西什么也没有用！我死在那里，你们就扔我在哪里——萧同志，你说的那样好的世界，什么时候才能来呢？把日本兵全赶跑了就成吗？”

“老伙伴！当心脚下的路吧，云彩今天遮得太黑了！——对啦，只要一赶跑那些日本兵，‘新世界’马上就来！这是一定的。”

在阴夜里，萧明走在六个人的前头。为的辨识，不要使大家跑错了路，眼睛常常要睁大着，这样工夫一久，就会发生很不好受的胀痛！汗又开始在前额和身体各部分沁流。他知道自己这样说话是在欺瞒老年人。这话他自己全不信任。实在自己也估计不出“新世界”究竟诞生在哪一天。不过他知道“这是一定的”，新的世界一定会来到的。

“一定的吗？萧同志？啊——？”

“一定的——”

“萧同志，今晚非挨浇不可！非挨浇……他妈的……浇吧！”梁兴在队尾喊着不甚大的声音。

“倒霉！挨浇是小事，也总得到哪弄点东西吃吃啊？萧同志，

你是我们的领队，这里的地理你熟悉。”刘大个子说。

“不长进的家伙，你再回去吧！给他们叩顿头，他们也许饶了你，给你个官干干。”

久久不说话的李三弟沙着嗓子又在嘲弄着刘大个子了。如果在日间，可以看到那表现顽强固执、头发浓浓密密地压着那不广阔的前额、而眉毛似两条不蠕动的毛虫、眼睛深陷的人。他不大说话，除开和刘大个子说说玩笑，他常是阴郁地、沉默地咬紧自己的牙齿在思想。为了他曾是个缝鞋匠，习惯地坐在无论什么地方，两个膝盖总喜欢对并在一起。

“闭你的臭嘴——”刘大个子骂人的时候并不回头，“你以为谁也不如你有耐性吗？我们不吃饭，不歇一歇，跑一百里看——”

李三弟不回答他的话。人们谁也不管他们。萧明也觉得这样斗口，可以使人们暂时忘了疲乏，也并不阻止，还加了这样一句说：

“是的，大个子的耐性，也真不弱于李同志呢！”

李三弟不服了：

“嗯！屁的耐性，仅仅是干了这几天，就睡在石头上放赖，说尿包话！小子骨头跑哪里去了？赶快回去给你的主子当狗去吧！”

“你个臭缝鞋匠，你要不是我们的同志，我非枪毙你不可！”

刘大个子真的激起愤怒，同时脚步也在加快。

“不错，一点也不错！我是个臭缝鞋匠！还是祖传哩！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脚底下穿的鞋，破的时候是谁给你缝的？你还要枪毙我吗？好东西，你也要学会那些王八羔子们的方法，动不动就来枪毙人？”

除开小红脸和张德先以外，连老人家崔长胜，全耸声大笑了——为了李三弟这样骂人。

“老崔，把枪给我——”

小红脸几次回头看崔长胜走路艰难的样子，恐怕他跌倒下去，枪挂在肩上是危险的事。他走出队伍，让这老人将枪交给他。

“哦呀！不用吧？老家伙真是不中用的啦！这要累赘……累赘……你们！你要多……多吃力哪！”

老人家断断续续地说，声音是感动的，有颤抖在里面。暗中彼此略能看清轮廓，他将枪交给了小红脸。

小河流动的声音，已经不再听到了。蛙啦，虫子啦，一片叫着的声音，也远远落在后面。身近边的桦木林，也是渐渐地疏远起来——他们已经努力爬到长谷斜斜的左边一带长岗上面。横在前边的，又是一带墨样黑的针叶树。那吼叫是广漠的，潮水一样的声音，大河流走一般的声音……

“站下——”

来到林缘，萧明发出停止的命令。

“把枪准备好，上刺刀——这个林子在往常不很平安：狼、狗熊全有……要注意一点。无论遇到什么，听我的命令，不要乱发枪。发枪的时候，应该瞄准它们的脑袋——张德先同志，你应该担任全警戒。你的枪我知道全比我们发的准——前进，走。”

每人全感到一种兴奋！孩子梁兴他比别人更兴奋！不能自制身子起着颤抖。干吗呢？这又该放枪了？这是射击狼和狗熊，不是和日本兵打仗。他想也许会有一只什么倒霉的东西——无论是狼，还是一只小的野兔，给他们碰到。

老人崔长胜也拿过自己的枪。但他是可以不必准备的，安全地走在别人的中间。

在森林里走路，不如外面容易得多了。要在每条放倒或是耸立的树干间穿走；要在树身上去寻指路的标记，不然走错了，是不容易很快的就能穿出。

多少挟着威胁意味的树叶嘈声，一直在人们的顶空上流动着……

“小心！不要被横倒的树干、树墩子弄跌了。”

萧明还是在前面走，因为他比别人熟悉这条路。

松林是平安地被他们穿过了。人们又开始呼吸到森林外面的气息。流了汗，这片刻的轻松，在谁全是愉快的。

“他娘的，连一只兔子也没碰到！打一只兔子，到人家烧烧吃也好——”刘大个子失落了兴奋，挂下头，走在萧明的身后面。

“什么样倒霉的兔子，也不会碰到你吧？”这又是李三弟开玩笑。

“闭紧你的臭嘴，什么事情也少不了你——这碍着你什么事？”

“碍着我的事多着咧！”

“立定——”萧明低声命令着，“取下刺刀——”

天空的云，层积得完全没了空隙。听来不甚遥远的方向，有狗在吠叫。现在他们已经停止在长谷右面一带高岗的脊背上。眼底下的田野、人家、树林……完全被不可分解的夜纠缠、组织在一起。

张德先取刺刀，把枪的探条弄掉了，寻找了一刻。

“探条这东西最容易丢失的。应该拧紧一点。或是弄一条什么绳系住它……”

“雨点！”第一个是刘大个子敏感地喊出来。

是的，在一阵夜风由岗下面扯过来的时候，真的有雨点吮到人们的脸了。

“真是雨点呢！”

“这一定要很大哪！”

“闪！闪！”

“听吧！雷马上就来……”

“在闪下面，看见什么吗？”

“离我们十里左近，好像有人家？”

“有人家？”

雨的脚步，开始有踏着草原，踏着田野的声音——已经清切可以判定——从下面，从有狗叫的方向，开着轻快的步子向这面扫来了。